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趙文恪公事略

公諱愼畛字遵路號笛樓湖南武陵人乾隆己酉拔貢學使錢南園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申辛酉兩校順天試改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分校會試巡通州漕革陋規奏糧艘起撥事發諸積弊轉給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憂歸服除補原官湖南學政某以矜復失士心欲附公自匿列公諸子優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獄訟優禮諸生海

陽普甯民械鬬擄掠聚衆久官不能治公馳往捕誅之沿海民多寮居藏匪銷贓公悉編入保甲毀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慶遠莠民藍耀青假天地會結衆斂錢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結龍虎會敵之揭帖中有平治大元帥及令地方助餉語以恐嚇村民事發布政使請往將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誅耀青及五桂脅從皆杖釋之自首免罪民大安復爲條約諭民閒廣種植浚陂塘嚴守望堵巖峝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入廣西爲盜水路設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舉劾增州縣解送四徒路費明年遷廣東布政使故事州縣

解銀及領銀皆有規費公革之始至司庫貯銀四百萬逾年乃五百三十萬南海桑園圍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屢修屢決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司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取息爲歲修資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賦重累民公請減屯糧額數而酌加科則極輕之沙坦六千餘頃以抵之督撫如議奏行又以粤俗奢靡刻行陳文恭從政訓俗二種遺規躬節儉以示勸連山縣城工銀以裁縣故未入奏銷公捐廉償之或曰子產之輿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不能盡亦不能恝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至則以農田水利爲急諭守令平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蔭井設井筒架作式使民倣之

粵西地接黔楚盜出沒其間飭屬查保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縣建卡房數十座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會千餘里增設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設哨船有盜則卡船舉礮各團丁登望樓咸出堵擒終公任獲盜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盡毀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則逐刊爲省例又動支司庫養廉空缺銀爲營汛工程之用西撫歲支養廉銀萬兩又梧潯二關例得動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衣食麤足身爲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當爲
聖主廣布仁澤耳乃創預備倉捐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

貽以千金發典肆生息爲歲修費爰日書院久廢修復之復建
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公斥
銀二千倡捐興建於是象州羅城天河武緣維容興業等縣皆
應之道光二年入覲
成皇帝諭曰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以貽朕其益勉之公頓首泣謝八月除閩浙總督公
治軍嚴重申條約偏頒諸鎮營汛身自考校備弁無虛日參將
某驕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務皆奏劾之手札司道諸鎮密令陳
所屬文武優劣驗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
地僻山深漳泉汀廣人多租山立廠爲業凡十餘萬人游民混

踪其間於是會匪擄匪丐匪羣聚為害公令各鄉就地勢聯絡立鄉總盜至鳴鉦逐捕加增緝捕經費遣官弁搜山著名匪首皆就獲浙洋商舶報劫公飭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入章程水陸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居民二千戶多為奸利窩匪公訪聞擒治移駐水師建礮臺望樓會垣門戶益重漳泉械鬬風未已刊故訓導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鎬賢吏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留令署汀漳龍道尤以臺灣為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民楊良斌作亂巡道孔昭虔知府孔傳稜不一月平之噶瑪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匠首苛斂無已山匠林泳春因而為變公

檄鎮將捕誅之。仍詢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乃服。臺灣十三營戍兵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分汛。其歸也。亦如之。遠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變通舊制。令水陸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途點驗。戍兵之困以蘇。臺本產穀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運歲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又生齒日繁。歲稍歉。米貴輒思爲亂。公令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定限制。俾民間常留有餘三年。夏浙江水災。公奏請賑卹。復捐俸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銀七十萬五千。展賑限。全活無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縣詢男婦名數。給資里。撫卹。是秋浙中米踊貴。閩撫欲運倉穀

往濟公以臺灣歲豐乃奏弛海禁招商販臺米濟浙浙足而閩倉如故閩鹽不銷官商積困公奏減南靖長泰二縣額引撥入臺灣府屬并停徵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請以明儒黃忠端公道周從祀文廟東廡位列羅文莊公之次故訓導侯官謝金鑾敎授德化鄭兼才有學行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舉祀鄉賢五年調雲貴總督貴州彌望皆童山近歲大吏勸民種橡樹放蠶收繭織紬甚有利而守令或以為迂公察所屬多未行手敎勸之且捐給工本抵滇南壹意以撫靖邊夷整飭銅鹽為務旣陳銅鹽積弊又以防邊之策無逾屯田日與滇撫考地圖訪形勢經營屯政及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以積勞成疾

五月一日薨於位年六十五有　詔優䘏　贈太子太保諡文恪。　賜祭葬如例公少孤從舅氏王春埜遊教以勵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聞儕輩中嘉言善行則惕然不自已通籍後致力猶勤爲日記至易簀乃已灼知州縣之困體䘏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否喜怒不藏曰吾於人無私愛憎何必使若相揣測耶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賞異之卒從所請遇事關民生疾苦國家憂樂者思之輒竟夕不寐必得當乃已晉滇黔時病已亟猶疏劾貪墨吏數十人閱日屬纊代者發急遞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嘗顏其室曰省諐年位逾

進功益密好善嫉惡乃益眞且嚴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眞無愧也已著奏議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二卷省警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二十卷詩文集六卷

湯文端公事略

公諱金釗字敦甫一字勗兹姓湯氏先世自浙江靑田遷蕭山公生而端靖寡言笑四歲患痘幾不良於行家世服賈公獨奮於學乾隆五十九年舉省試第一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遊請業質過如古聖[illegible]相爲師友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毋憂服闋遷侍講視學湖南累遷祭酒詹事內閣學士二十一年仍直上書房典試江南遂督江蘇學政

仁宗手敕曰江蘇士子不患無才但須植德其勉力訓誨務得眞才以佐國政公敬謹宣諭今多士咸喻

聖意尋遷禮部右侍郎江陰有會匪煽惑鄉民以修善獲福爲說公著福善辨曉之錄稾奏聞　諭嘉其簡明透徹任滿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升遐　召公赴熱河襄理喪儀轉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初

宣宗在潛邸尤敬禮公公之典試江南也

宣宗及諸　皇子皆賦詩贈行公內剛外訥師道自處意所不可輒變色不實對雖大廷亦如此以是見憚然亦浸嚮用公時尚書英和公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

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　嚴旨不能禁矣况名目碎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銛尚書汪公廷珍俱先後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悅之至下所司議叙道光元年兼戶部侍郎時孫公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議請八折收漕公又爭之曰康熙中奉有永不加賦之　明詔此　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脈之至計也前有議加徵耗米及公費銀者均經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駮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而浮收且十倍於

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郎子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卒不聞為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無是理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為　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疏入事遂寢明年調戶部右侍郎憂歸起復署禮工二部侍郎兼倉場侍郎仍　命在上書房行走授　皇長子讀遂自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是時

宣宗在位久熟於情偽自京師以及十九布政使司民風吏治之醕雜莫不周知凡細民含冤負釁嘷號而赴闕者

上必立遣重臣馳傳周歷窮治以申枉鋤強而公以公廉強直

屢蒙委任自七年九月奉使山西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
年四月還至襄城復奉　命循漢江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
京師十月奉使閩中又明年二月便道還家上冢前後三四年
週迴萬里鞀鐸所屆虛衷約己務達下情而宣　上德
上嘉公勤勞每奉使還還賚有加其使山西也擢禮部尚書使
宣化還　賞紫禁城騎馬自川楚歸充上書房總師傅使閩還
拜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而公亦以南北馳征久
虛輔導屬　皇長子遘疾
聖心憂軫陷公者因巧肆機牙以激
上怒於是有降補侍郎之　命重賴

天子神聖亮公樸誠不旋踵眷公如初而公信道篤自守堅雖
獲譴譴而當
天心覺悟後猶必從容奏對以畢申其說而
止亦不以芥蔕信乎古明良一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而人亦
弗得而知也公既降補之二年復自左都御史拜工部尚書轉
吏部尚書十四年復兼工部先是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諸
溺職狀 詔公往鞫審擬有差矣而言事諸臣必欲傅治重罪
至謂公有所徇縱或構蜚語以謂名颺嘗致厚贐於粵撫梁章
鉅因以得款曲於公將興大獄撼公於是公方由陝入川清查
西川各屬軍需出入及長吏貪墧不法事有 旨令回奏公歎

曰吾豈可避嫌而骫法哉於是條上諸言可信與不可信者折衷平允累萬言疏入

上手勅報曰事若秉公問心無愧何恤人言尋 命公暫以尙書權陝西巡撫事公之治川陝獄也署按察使李廷錫涪州牧楊上容江津令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望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避就人稱其平十七年春考績得 旨湯金釗品學醕正奉使公明其交部議敘欽此

此益洞鑒公之志行矣是年冬奉使勘獄張家口改歲勘獄太原五月命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尙書會安徽鳳陽府試生童鬨於官府事聞 命公偕侍郎吳公文鎔往讞旣

而按事皖南及浙江還至江甯淮安稽察河漕諸利弊御史蔡家玕以河工賠項處分過寬劾公徇私錯謬公於途次遵旨回奏家玕復疏訐諭兩責之各鐫三秩留任尋偕宗令肅親王敬徵等奏議鴉片烟吸食興販及官吏失察胥役賄縱商船偷藏關津偷漏棍徒冒充官人奸民栽贓誣陷各罪名三十九條得旨允行當是時中外乂安朝廷無事明年夷禍首發於廣東而不得逞則東陷定海南踞厦門北至於天津沿海騷動天子以爲海島遠夷蛟螭蠻蛤之性不足與計是非且以中國方制數萬里豈屑與區區醜虜爭一旦之命於不測之淵既而事連不可解在事諸臣無能折衝禦侮以紓宵旰憂而政府猶

右之遂歸咎於首任釁事之督臣以轉圜而救敗一日
上坐便殿從容問公以廣東事可付託者何人公以林文忠對
上咈之公爭益力坐是失
上旨而公亦不安於位矣始公嘗派部郎陳起詩倉差起詩以
見有差使呈請改派至是起詩聞復保送乃赴部訐控廷議坐
起詩規避奪職公亦坐錯謬鐫四級調用二十二年授光祿卿
公以衰老乞骸骨並自陳家無室宇乞留京得 俞旨 賞二
品頂戴二十九年
孝和睿皇后升遐
上居苫次公具疏叩 安 賞頭品頂戴公敭歷 三朝周歷

五部侍郎再長風憲歷吏戶禮工四部尚書典江南鄉試者三
順天鄉試者一提督學政者再總裁會試者再總裁武會試者
一知貢舉者一署掌院學士者三教習庶吉士者三　命留京
辦事者四奉　命釋奠　文廟者三其他朝考殿試與較閱者
不可勝數自官翰林時布被脫粟後嘗不使過之其學以治經
爲務主敬爲本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　本朝諸儒矯之遂成
水火公不立門戶不爭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
於良知創慎獨之說以刻意勵行爲宗督學時重刻彭南畇先
生儒門法語以訓士性尤篤孝烝烝爲孺子慕當辛巳假歸時
公年已五十贈公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其當官

廉而不峻察而不徼務在安靜持大體嘗按試海州大風發屋瓦多士恟懼公移坐號舍閒神色自若其長諫垣也有控郡狡者株連甚眾公察其妄即擕狀歸而以誤爇於火告同官事竟熄其鎮定皆類此公去位凡十有五載雖閉戶卻埽每遇 朝廷立一法用一人喜戚見於辭色

宣宗季年 恩眷彌篤對廷臣垂問再四公子寬將守鳳翔陛辭日 召問公病體增減起居服食甚悉

文宗御極之四年重赴鹿鳴筵讌加太子太保銜並頒給 御書扁額 兩朝篤禮之盛罕有倫比自七十五歲後每日晨起鈔經二百字十三經皆徧日讀通鑑周易終其身寢疾之四日

值太夫人忌辰猶肅衣冠強起行禮以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薨年八十有四遺疏入
上軫悼諭稱公立品端方學問醕正卽日 遣大臣率侍衛往奠照尚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例 予謚文端著有寸心知室存稾子二長寬由廕生官知府先公卒次修己亥舉人官通政司副使

姚文僖公事略

公諱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年十六入湖州府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五十九年獻賦天津 行在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入直軍機處是科成進士殿試以一甲第一人賜及第授修撰明年典廣東鄉試又明年典福建鄉試尋提督廣東學政十二年典試山東十五年提督河南學政十八年奉命入直南書房二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四年提督江蘇學政道光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裕學識負人倫鑑屢典文衡皆得士任督學時革除陋例斥偽體拔眞才士習蒸蒸丕變由修撰四遷至內閣學士歷戶工兵三部侍郎擢禮部尚書

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知不由推輓游陟正卿持己方嚴而
涖官勤以慎百數十年來學者盛談考據往往尊漢儒詆宋儒
其弊流爲瑣碎穿鑿公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
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程朱氏而傳自五季
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也至其所著之書名物象
數豈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爲詬病
嘗作宋儒論以詔學者烏虖是可以見公所學之正矣然公於
漢學未嘗不究心也生平博綜羣籍未嘗一日去書不覩所著
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皆入許鄭之室同
時言漢學者未能或之先焉尤留意天文占驗法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變未起彗橫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見南斗下主外夷兵事公皆先事言之人服其精識並稱務通達治體不為激亢之行議論尤平易近人所為奏議多劾中時弊其言曰督撫藩臬迎新送舊如衙門之整理館舍之備供無論其為本管官節例以主客情誼亦不能盡廢履任後復有屬吏紛紛晉謁事又必不可已在大吏自以為秋毫不擾而不知耗費固已多矣且大吏抵任之始諸務未能周知迨蒞事稍久然後人才之賢否以明風俗之醇漓以辨方將稍有設施而來代者已至更有更事未深之人纔一蒞事動議更張據人言為舉劾以此博振作之名不知地方情形屬吏賢否均未諳悉適為利而弊已隨其後見

爲是而不自知其非故不如久於其任次第圖之之爲得也又曰自古圖治之要惟以任人爲本近日科條過於煩密如某州縣得一循吏忽有四參被議之案不能不罷斥又如地號難治非得人不能勝任然才優者或有處分合例者才僅下中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爲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人宜稍爲變計者也又曰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好逞其奸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則又多方株連以困抗之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立見昭雪而資產巳蕩然矣彼所控訐不過一人而牽涉常至十數受丁胥之魚肉往往道斃而瘐死雖處原告之人以誣刑於

被誣者何補推　國家愼刑之意亦曰恐有寃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寃未雪而含寃者且數十人也又疏陳漕務情形曰乾隆三十年以前無所謂浮收之事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裕其後生齒愈繁用度日絀於是諸弊漸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爾者所得廉俸公項斷不敷用自開倉至兌運其修理倉厫葦席木板及幕友家人書役修飯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大小公事動須出錢料理又如辦一擬徒之犯自初詳至結案約費百數十金案愈巨則費愈多復有遞解人犯運送餉鞘等事所在需費爲州縣吏者以爲他弊一破其獲咎且愈重不若浮收尚爲上

下皆知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不能保其必無要之不得已而爲此者蓋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竊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諸疏多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公甍於七年十月年七十

遺疏上

宣宗軫悼 優旨 賜卹 賜祭葬謚文僖著有遂雅堂文集

盧敏肅公事略

公諱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郎中隨圍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調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

仁宗朝

成皇帝御極由湖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時教匪戡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墾公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郙閣頌爲據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隨見馳驛往甘肅會

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公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闕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尚缺二萬餘。請刻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自進勦至凱旋。共用帑銀千一百餘萬。轉輸不竭。無虛糜。公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賞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

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公親往督師咨陳湖北提督羅公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已在甯遠之下塒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猺應賊起眾號數萬官兵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公至始奏罷之而改調鎭筸苗疆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分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率兵來助剿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眾抗拒於洋泉街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楫

市長數里民去賊守公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嵩檄各路兵進偪合圍於是羅公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閒遁爲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就殲

上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晉秩有差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趙金龍復仇公即與　欽使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剿辦敗賊於

濠江叉敗之於銀江擒仔青至衡州磔於市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煽亂官兵初失利 欽使奉 命率曾勝往勦平之

上諭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公總督兩廣 命辦善後事宜時猺匪新定公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爲邊要缺敎職佐雜改邊俸皆報可未幾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傢入內洋公遣官兵擊沈其入船餘寇悉平西洋暎咭唎來粵貿易夷目啤嘮啤違法度公照例封艙停其市易啤嘮啤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闌

人虎口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公檄鎮將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參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過其歸復備草船火攻具督之沿海部署皆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嗶嘮啤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嗶啗等助之請命公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勅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公之經濟表見者如此公器識凝重蚤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涖皆有名績治案牘析及纖微而宅心忠厚曲盡人情不流為深刻至典軍御將剗除凶孥皆有賞效其餘察

史安攸弭盜救災備荒辟地設險諸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尤關
國體者則在堅持定力讋服外夷驅霆蹶風落其牙距固宜上
契
宸衷繫國安危輕重而令中外想望風采也十五年八月以疾
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 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予謚敏肅 諭賜祭
葬如例長子端體襲世職

朱莊恪公事畧

公諱桂楨字幹臣號樸庵江蘇上元人性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勗於外物無所動爲童子時歲洊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益以古人期之乾隆五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卻使置舉子業究心古臣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嘉慶四年成進士由吏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擢御史出爲鎭遠府知府其治郡專力民事力反常吏宿習同僚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郡屢饑民將流莩思惟盡出庫藏速賑爲有濟時公父老圃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白父願舍身拯民乞自今無更

忿已色甚戚父愕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託代奉甘旨事士民愕然不解所謂姑應之乃盡發帑項以濟饑全活亡算事竣攜印謁大府請罪就臬司獄士民惘然相誡曰吾儕暱太守膚以自活於心安乎誓俟秋成醵金還庫款無角尖耗是歲災實非常得公倡賑郡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變公曰數人鼓眾非眞亂也動兵則眾駭而事成矣單騎入境呼父老縛爲首者出不戮一人而事定興義苗鬬大府已勒兵公曰苗爲民欺忿鬬耳願以身保萬眾使使開諭之果帖服其銳身爲民謀類此苗俗惑怪魅得動以浮言公擇一二事嚴懲釋眾懼今其地所傳茨木妖致苦雨等事是也居數年民俗丕

變勤本業泯闔訟大府甚重之公強直自遂所至能無屈其氣
天子尤深鑒焉二十五年擢陝西潼商道道光二年遷浙江按
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旋調山東三年巡撫山西丁外艱服闋還
朝署禮部右侍郎七年授總督倉場侍郎九年授漕運總督漕
運爲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窟穴其中爲奸利公曲計
諸弊所由始自收徵兌運閘壩倉胥諸竇皆潛察而嚴窒之故
廉入而用裕轉運以時無觝滯時公有疾以剔釐積弊廢寢食
數日形骨立扶掖以走見者憂之而卒無恚人問所藥曰我不
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
爲治官事也十年調廣東巡撫旋兼署兩廣總督粤地接外洋

俗獷悍玩禁令乃申法制釐海船抑外班擯斥夷館凡興利治弊皆不動聲色有所句攝卒官弁曰往某處莫知其事至則談笑就緒故公在粵數年莠民革面而西洋諸國皆震讋奉約束惟謹惠潮民喜械鬭屢興重獄公痛繩之飭吏事自無冤濫始有馮某者逆孫趙金龍藏其家族而囚其父子未殺亂定在囚俘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訊得實立釋之每秋審讞囚平反尤衆十三年夏以病屢請告得 俞旨且諭病痊可速來百姓送者空一城或繪像以祀公每任一官必有數事卓卓在人口皆古名臣所深計而必爲者所餘廉俸去時必留備荒歉自奉極儉敝爲窶人所不堪居家六年自號覺修日與鄉里學者考論

行詣孝弟婣睦諸大端皆身先之而平日在官或民事不得終治者如浙江海田廣東械鬭之類時耿耿懸諸心口覗世俗苟且之治蹙然若叢垢之被其體也天子屢垂詢蘉其疾愈士民望公復起如占歲焉十九年十一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遺疏聞上褒閔照總督例賜卹　賜祭葬　予謚莊恪　賞六歲子鎮舉人皆異數也公宅心游目不在三代下其爲治以致化爲主內不動以欲外不可屈以勢一意於　國計民瘼孤立不懼與人交尋以道誼切劘如潘布衣諮其一也涖官明而能恕所舉劾無不服其公寮屬奉法非徒以嚴見憚而已其令行禁止有

莫知所以然者在粤東有拆毁㖏夷馬頭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

鄧嶰筠制軍事略

公諱廷楨字嶰筠江蘇江甯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調西安時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平反其獄又以全同州襲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遷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前守西安失察屬吏事免歸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擢安徽巡撫自嘉慶時皖中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愈久愈疑鳳潁俗尤悍常以兵定

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乘舟賑恤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畏戚餘亦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為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僚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議奏以謂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

上聽之未幾林文忠公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暎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援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督兩廣自廣東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卒調公督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厦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卻回盡是時夷方銳欲入閩

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厦門閱暑行宵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吏捕煙不力奪職戍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起為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時番賊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即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抵陝時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請也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二得　旨軫悼　賜祭葬如典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屢起屢躓無幾微得失意見於顏狀

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

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以綴意尤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餹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餹者及鄰婦之爲左驗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餹者前曰汝賣餹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賣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餹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餹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推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脣靑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同州嫠者以事

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僇然繫庭中時時顧曰影待獘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卻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及爲大吏尤嚴束僕從無妄索嘗閱兵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

聞者以爲難子爾恆由編修官至巡撫爾頤雲南趙州知州

陶文毅公事略

道光十有九年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天子震悼　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謚文毅並　勅建專祠於淮北之板浦場明年又　特允名宦祠之請不由部議於是公之勳績益炳著於東南矣東南大計莫如鹽與漕二百年來官民交困大都由文法委曲繁重致利不歸上不歸下而盡歸中飽間有講求更革釐剔者則中飽蠹蝕之人交起而持之畏事者率卻步徐視莫敢肩其任道光五年漕河大梗　詔江南大吏議海運雜時上海關儈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役撓於中不曰

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霉變則曰繁費天子移公自皖撫吳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出海達天津每石僅用銀四五錢視河運省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利民爲東南拯敝第一策不得以風盜霉費之說相讋矣道光十年公督兩江承鹺政蠹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間者以億計當事洞悉其弊而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岸費場費二百五十餘萬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之議歸販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帑殘且剩淮南之懸引嘗欲推廣其法於

淮南雖以衰病不果而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爲正本清源上策不復爲綱法所縛持矣然方公再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鹺費則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漕院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仔肩稍不力

上之倚任稍不堅必且不能善後然後知公之犯勞怨而事未嘗不舉蓋由遭遇

聖明而漕運與票鹽後之人所宜賡其緒而恢之以蘇東南之困而爲 國家壽百世利也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典四川鄉試書蜀

輶日記於西南形勢利病如指掌改御史疏劾部員戀棧忘親及吏部重鑯河工冒濫外省吏治諸積弊又條陳三急五宜以靖匪徒屢稱旨巡視中城決滯獄八百有奇遷給事中巡視南漕盡革陋規會漕艘阻冰高郵禱於露筋祠一夕凍解奏膺封祀尋授川東道有異政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川督蔣公攸銛陛見奏公治行爲四川第一可大用遂擢山西按察使入覲時欽交三案令赴任審辦是爲公受上知之始每遇京控獄多直交臬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道光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安徽庫款虧空歷五次清查未得要領

公悉心釐考分別應劾應償應豁於是三十年轇轕豁然一清因奏定章程十則嚴交代禁流攤裁捐款俾有司得專力治民三年就遷巡撫太平甯國旌德三縣不通水道漕米向由民折官辦公奏請由司庫領銀採辦立限徵還以杜借墊之弊是歲水災濵江三十餘州縣田廬盡沒公親勘賑遣官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數十萬金區畫周至民不流亡明年宿州懷遠大蝗公禱劉猛將軍廟有青蛙烏鵲無數一日食蝗殆盡奏聞特頒 御書匾額公以水災既退水利宜興親勘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之郭塘陂荆山口鳳陽之花源湖鳳臺之蕉岡湖及濵江之圩垸堤壩次第籌濬又奏設豐備倉於各屬鄉村秋收

後量力各捐不經吏役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歲歉即全散之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荒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其後復於江蘇仿捐豐備倉穀各數萬石創修省志表章忠節上及元明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百餘人創建總坊其盡心教養多類此五年夏移撫江蘇值河淮交病漕運中阻公奏請以蘇松常鎮太倉之漕百六十萬石歸海運親赴上海籌商船定雇值檄崇明狼山及山東登萊諸鎮會哨海口以壯聲威各艘由吳淞口出崇明十滧轉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天津無一漂損者

上遣重臣赴驗米色瑩潔過河運數倍海商運漕而北載豆

而南兩次得值復由部發給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事竣

優詔褒美

賞孔雀翎明年疏陳海運章程八條欲永甦三吳之漕困以格於部議未竟也自道光三年後吳中連歲水災由太湖入海之路不暢吳淞黃浦劉河即禹貢三江遺跡自黃浦奪溜而吳淞中幹日微劉河則幾全淤是以水無所泄當事屢議修濬不果公疏言今日治水以吳淞爲最要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請以海運節省漕項銀二十餘萬兩興工得　俞旨八年三月蕆工海潮直過崑山而西水深二丈以外其攔潮大壩內外洞刷淤泥立盡公復請借帑徵緩漕十餘萬石變價爲

濬劉河之用部議未允及遷總督復與巡撫林公則徐合疏言劉河與吳淞分流東達太倉爲元時海運出口之路其分支爲白茅受常州諸水由常熟昭文入海近皆淤墊關數州縣田賦之命若開通海口則潮沙復虞倒灌莫若挑成淸水長河工省而利永其海口各建石壩置涵洞平時築閉以禦渾潮潦時放水歸海共估劉河工十六萬有奇借帑攤徵白茅工十一萬兩官民捐辦十四年工竣適太湖蛟水驟漲盡啟劉河白茅海口各壩不三日水消歲仍大熟父老皆歡忭以謂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吳中運道莫要於徒陽運河而練湖爲其上游孟瀆則其旁支公自巡漕時已條奏利害及撫江蘇益事講求於六年大

濬時首將豬婆灘加浚以除漕艘咽喉之梗至是復籌款二萬金先復黃金閘爲練湖閘鍵并改建丹陽之黃泥閘以蓄全湖之水而運河之上游治矣其常州孟瀆河旱則引江潮以灌田潦則宣洩入江每遇運河冬月挑濬時尤爲商船出入要路自公加濬孟瀆及德勝澡港二河而運河之下游亦治矣其受總督事也値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皆獲譴

上命戶部尚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兩淮會籌改法爲課歸場竈之計公請除弊卽所以興利因條上章程十五則王尚書等遂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公於是殫心力以釐積

弊。其大端著有成效者四。一曰裁浮費以輕成本。凡公費匣費岸費窩價數百萬。其利皆不歸於納課行鹽之商。故成本日重。公一切裁減。復裁鹽政陋規十六萬有奇。繳還鹽政養廉銀五千兩。本源澄而浮冒絕矣。一曰愼出納以重庫款。鹽庫不分正雜。廚那百出。又有總商筦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捐輸皆出庫墊。冒支從不報銷。公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備部撥。雜項貯外庫。革總商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諸名目。俾勿貽後患。一曰禁糧私船私以淸綱銷。糧艘回空。向帶長蘆私鹽。公力禁之。漕督以調劑窮[illegible]爲詞。奏請許帶蘆私。仍完淮課。御史亦以爲言。公三疏駮之。謂不但病鹺。亦且滯漕。堅持定議。蘆私遂絕。

到儀徵商船有借官行私之弊。公一切禁杜。又力主散輪隨到隨售而久滯報淹之弊亦少。一日革五壩十槓以清淮北。北鹽十年無課。徧地皆私。商通岸懸。蓋由運道迂而成本重。公決計改票減稅裁費。不數月商旅輻輳。場鹽一空。化私為官。皆從來所未有也。初淮南以十年行六綱。淮北以十年行三綱。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立豫納減納帖息諸名色。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於數十年前。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則已無可挪墊無可借貸。公承極弊之後。從事入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而在岸綏納之課尚不與焉。庫貯常實存三百餘萬。又帶銷辛卯以前殘引百三十餘萬。帶徵還未銷印本積

欠復償銷引殘課三百數十萬以代償前人之欠公自任督撫以來若治皖之荒政之清釐庫虧治吳之三江水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海運票鹽尤百世之利後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公受

成皇帝特達之知每述職　召對十餘次造膝密陳言無不盡嘗面奏鹺務已有起色總督事繁請復設鹽政　溫諭不許幷垂詢里居山水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賜之兩次考績皆優敘十二年捕獲梟匪奉　手勅云卿為幹國良臣朕亦獲知人善任之名矣十七年公壽六十　御賜福壽字幷　賜額曰綏疆錫祜他珍物十六種十九年二月因病疏請開缺　手諭云

卿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不無消耗惟望卿不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倩卿其善體之薨年六十有二公虬髯山立洪音瓌辨絕類湘潭陳恪勤公生平宗仰亦在是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用人必盡所長凡所拔舉至方面節鉞者皆有名於時生平嗜風雅留心文獻於地形水利尤究心嘗登塗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雲臺山以覽淮海形勢所至賦詩紀事俯仰今古隱然以一身為江淮保障自公卒後東南乃稍稍多故矣公嘗建惜陰書舍於江甯震川書院於嘉定敦善書院於海州以惠學者巡城時建悅生堂以贍京師窮民回籍時捐漁稅叢禁罟斷以利

資江之行旅他蠍行不可勝紀所著印心石屋文集五十六卷奏議七十六卷陶桓公年譜四卷淵明集輯註十卷靖節年譜考異二卷蜀輶日記四卷子桄 恩賞主事候選道

何文安公事略

京師冠蓋之藪高官大第櫛戟相望獨道州尚書何公起家儒素洊陟崇峻宸眷優異譽望隆碩不爲聲勢烜赫家庭澹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黨後進環集聽敎誨嫺嫺如老儒諸子樸謹耆學一時魁儒儁才靡不諧際書册金石不脛而至闔內皆布衣而壺飡款客論文諏古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蓋以文章道德繫中外望者數十年告終前夕有大星隕於庭嗚乎豈偶然哉公諱淩漢字雲門一字仙槎幼奇慧年十六州府試皆第一補諸生孤露貧苦益力於學夜不能具鐙燭恆然松枝自照讀經書

必兼傳注夫人廖氏嘗褓兒於背躬刈薪致傷左目失明州牧
汪某爲加賦事以抗糧拘諸生數十人解永州府太守王公宸
即拔公於郡試者見公名詫曰此眞讀書人他日必成國器特
省釋之後案至省久之獄雖解而諸生已瘐斃七人汪牧由刑
幕起家能著書廣聲氣公恆歎酷吏之可畏而欺世盜名如汪
者世尤多不察也嘉慶六年充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爲吏部
司官有雜職官被議鐫級聲言乾隆某年有　恩詔加級或以
無册可稽駮之公曰册雖毀　恩詔固在也冢宰韙之九年舉
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　殿試卷進呈名在第四
上以筆墨飛舞拔置一甲第三授編修十二年充廣東副考官

復命日
上詳詢粵中吏治與正考官花公杰據所聞以對次日奉旨
查辦明年分校順天試十九年遷司業轉中允充日講起居
注官升洗馬轉侍講侍讀右庶子二十四年典福建鄉試擢祭
酒道光二年典山東鄉試署督學政轉侍讀學士每試日靜坐
堂皇校閱胥役悉閉置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即多
一作弊之人又云臣以為防弊之道苟挈其要領無事煩苛
手勅褒許甚渥試院中忽產著六莖數日高七八尺因顏曰瑞
著書屋並為之記刻試牘附以論文十三則推本於明理養氣
令求之天人性命之際設課程督諸生治經科試年貌冊中令

自注誦習何經以便考校故乙酉科拔貢生多治樸學者四年轉通政司副使六年擢順天府尹時前尹朱公爲弼無被議事而左遷府丞公蒙 特旨除授 召對時有人品學問朕所深知之諭蓋在

帝簡中久矣甫莅任聞抱養育嬰堂幼孩者須以數十金買龍票立革其弊立內號簿飭屬訊案每月按簿催結無留獄八年

元旦逆回張格爾就擒

上以公支應兵差妥速兩次 命優敘順天所屬牧令擢至四路同知更無升途公以人材須鼓勵會大名府缺出與直督會

奏得 旨以西路同知辛文沚補授遂開此例京畿獄訟繁多

自府縣所自理外由刑部都察院提督府奏交咨送無虛日公盡心研究大要以罪疑惟輕務歸仁厚惟於兇盜案件謂宜懲一警百讞治皆從嚴十年立春日循例進春

上召問春牛顏色起於何時公奏月令稱出土牛並無顏色宋時頒行土牛經支幹各色略與今同始於仁宗景祐間其博洽強記多類此七月　命　皇長子往祭

孝穆皇后陵寢公以大雨時行橋道難恃請改派親王大臣

上深然之卽改派署後有廢園及亭因蒔花竹爲退思之地顏曰佳晴喜雨快雪之亭志無忘民事也八月授大理卿仍署府尹事十一年署兵部右侍郎授左副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署禮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留督學政重經解訪優行試事整肅士習日醇每試得經術士命教官補舉優行以勵之胥吏冒用頂戴藉作護符嚴示禁革試院桃李門前學使儀徵阮公所署也補植桃李數百株蔚然成林　特命公偕督臣程公祖洛鞫山陰會稽紳幕書役句結舞弊一案獄成
帝嘉其明允十三年調吏部右侍郎兼順天府尹　命即來京供職時歲試未竣也吏部議捐賑鼓勵章程有候補各員準捐儘先補用一條已具稾矣公適由　陵工歸司員陳起詩上說帖於公謂如此則正途之缺轉爲捐班所有而正途亦非挾貲不得於官方吏治所傷實多公曰君言是也議遂寢調戶部左

侍郎兼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再調吏部右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時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公奏苗疆屯防變通章程　命戶部議奏同官因係湖南事專屬公具稾乃援據舊章體察見在情形準駁相半總歸於遴選廉能代謀生計同官折服十四年升左都御史兼府尹如故　賜紫禁城騎馬晉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卒　命查勘明陵充經筵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十六年奏永杜囘漕銅弊公飭查順天各屬大小水路繪圖籌緝始奏定水次鋪戶存貯糴米不得過十石之例尋署吏部尚書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員有先由御史改官者已議駁矣公以不勝御史非不勝外任者比苛繩恐妨言

路援筆改議遂奉 旨十九年調戶部尚書仍署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時長子編修紹基亦典試黔距公使閩時凡二十年父子同科典京外試前此惟乾隆丙子科劉文正文清公庚戌科劉文定公及青垣侍郎而已後先濟美同列榮之公於吏工戶三部皆久任遇公議多賴公主持從容正直熟思利弊鉅細一無所苟於政體人才特爲顧惜戶部假照案發先後在捐納房司員皆獲咎公從容爲

上言其中人才甚有可惜者而許其捐復之 旨隨下考功司議處有近於文致者必往復剖論冀存寬大工部素稱壅滯於司員中拔其樸實任事者資緣既絕升轉之路遂通嘗因病起

銷假精神未甚復元

上顧而覺之再給假十日 諭無庸具摺次日公子紹基以編

修輪直 召對

上知公次子紹業知醫詳詢進藥狀且曰聞汝甚能讀書何以

不知醫紹基惶恐伏謝

上笑曰藥力難恃朕所賞參枝眞老山種固不易得乃荆芥大

黃亦有作僞者故用藥不可不愼也二十年正月值

孝全成皇后喪齊集西淀十餘日歸寓偶病寒猶力疾趨公尋

疏請假甫 命下遽薨年六十有九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文安禮部來文

曰據諡法勤學好問曰文止於義理曰安　國初有得此諡者後皆追奪二百年來至公乃蒙　恩特諡異數殊榮盈廷驚聳始悟

聖主知公之深眷公之篤迥越尋常咸以年未古稀不及一踐揆席竟其霖楫之用重爲公惜也而公之一生履蹈中和亦實堪與先儒陸文安公並文安公媲美云公孝友純篤父稟生文繪以學行伏一時嘗授徒白牛山遇疾距家三十里公昏夜疾趨中途値雷雨忽紅鐙前導至茆舍一賣腐翁延入少憩遣童子送至館而別後訪之失所在蓋孝思所感也設教於家塾鶴鳴軒敎法詳盡從游者自遠至軒庭至不能容雷震庭樹弟子

皆病悸公方靜坐若不聞知有井水清而苦鹹爲文祭之得甘既貴後有門下士病風邪狂舞於街市書片紙諭之立愈其正直之氣類此與兄淩灝手足依倚未嘗暫離爲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於門後遂節飲蚤歸晚年友恭彌篤居兄喪悲慟切摯朝紳咸爲惻動時已官大司空攝冢宰年六十五矣居恆莊敬刻厲無欹坐無疾趨獨坐必斂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正坐而後書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通籍四十年未嘗一干吏議在詞館攻苦如諸生治官書自立程法　國史傳志手錄其子目以便檢閱於蒙古地名滿洲人名尤詳悉總辦起居注所爲前後序

掌院曹文正公稱爲傑作遇　誥册文字重大者多屬公撰擬以公書法重海內屬敬書全唐文　御序兩次以講官隨圍命和御製甚多朝鮮琉球貢使求書應之不倦詩文酬答則堅不與通壬申戊寅大考皆優等　一賜文綺辛未甲戌己卯皆教習庶吉士殿廷文字之役派閱覆試朝考散館試差大考及漢教習卷絡繹無間前後尹京兆最久凡察吏安民弭盜備荒諸政不勝書任京尹時與兼尹盧文肅公陸文恭公和衷相得任兼尹時尹京者吳公傑曾公望顏皆以精强入任每有要事恆就公寓熟商公子持紙筆侍側具稾疏奏不令書吏知也在吏部時同官如恩文肅公卓文端公精敏綜核議事多從嚴公常

以大體爭之初若齟齬卒無不轉圜者典試督學及敎習庶常皆諄諄訓誡如子弟故門下士以經濟學術稱者甚眾勘估督修諸要工十餘次承辦龍泉峪陵工奉 特旨改派公往每有遷擢必兼它職九掌文衡五權冢宰四派經筵直講以京兆而歲 賜蔭貂以尚書而 賜頭等蔭貂六次 賜福字皆 特命入 乾清宮侍書 寵光稠渥可謂極儒臣知遇之榮矣督浙學時試甯波以宋元學案發策士無知者因屬諸生勤爲蒐訪原書百卷次第從舊藏書家得之命門人王梓材沈垚馮雲濠與子紹基校定付梓爲序以行所著詩文曰雲腴山房集子紹基丙申進士官編修紹業曆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紹

祺紹京皆舉人